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壁八

唐 釋道宣撰

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

對事十七

高祖韋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

事十八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

辯正論以抗事十九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二十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二十一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

兩首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

二十三

太宗韋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

二十四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

事二十五

太宗詔令奘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

士辯覆事二十六

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第十七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繼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蓋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

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

雙

二

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辯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獸榮華而入道

擣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露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愆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畧也而傅氏所奏在司既不施行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京室間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謠佛

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力于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疎佛理曲陳邪正皆是奕之所廢豈得引廢成興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出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小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

三
七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

俱未暢於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暮詎免四流浩瀚爲煩惱之波六趣誼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所以現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蓮華捧足住則百寶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儀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

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唯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三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羣篇家藏一本心口常誦並流畧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遂寢

得使釋門重敞琳有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爲之序胤光價之顧又重由來琳姓陳氏穎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爲縣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内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視聽以槐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有阻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閻吏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糺紛名實乖競故西窮砂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者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宮乃尹喜之宅延

壁八

四

老君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村尹長樂者村中魁岸即尹今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昌言我祖結草爲樓於觀望故曰樓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不往流沙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紀徵任彼黃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有然乎莫不後生存利非老厥宗琳慨其謬妄方欲討其根源若非共住久處無由得成探蹟則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爲述

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曾經陶練義在玄
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鱗角罕逢自餘章句
梗槩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
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步剛之術服氣練尸
飛丹渡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無遺於是高
望八
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竒方畢吐琳本
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乾竺古皇老君之師
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目如雲重
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畧用擬不虞後乃返迹
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卿

進喜躋駁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
退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
背教妄作罔冒凡聖及太宗覽論試以顯驗
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
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
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
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
用不假傍求斯即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
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玼瑣未足言議其
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叙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

十八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煥所珍道俗敦敬衆所樂推以爲導首于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

無所忘師但廣述佛宗光敷帝德旣最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衆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繞止皇儲以下爰逮羣僚各下席互跪竚聆清辯乘前開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先問道云先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答曰天上天下惟

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是至極
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亦更無法
於道者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至更無法於
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
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答曰道只
是自然自然是道所以更不別有法能法
於道者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是道道亦
得自然自然法道不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

不法道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
道即法自然自然不即道答曰道法是自然
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難曰道法是自然
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既法於天天應即是地
法然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
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於是仲卿
在座周憲神府抽解無地忸怩無答當時榮
貴昌言道士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
高張可謂躡響風飛應機河寫于時天子迴
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顙而笑皇儲懿戚左右

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博士祭酒張喉愕視東體轍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爭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道又曰聖解人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彌善提勒洞虛之中煥曉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

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闕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謂無咎谷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萬物歸元周而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

去二十許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煥曉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

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卓胤云在已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論評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卷八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烏有之說王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乘爾時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

謂一席之揚扇足爲萬代之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遺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有陳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煥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摛藻俊逸終古自窩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

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學涌於
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
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躬衡而對
雄伯電舌而卷羣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煥
聖八
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
九
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

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雄邑召往東都厚
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末遼海袁平
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末遼海袁平
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
室內獲舍利擬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
粵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闈及

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擁素風皇
泰初元彌崇敬重內置道場晨宵覲接開明
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
四年蕩定東夏入僞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
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
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
其貟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
即隋煥國師智顥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
聲追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
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並入勝光寺

乘達帝城弘通無倦福智二嚴與時俱積勝

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
畫繪瓊奇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
功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湧注若河
傾名貌如摘錦能使智人傾心清耳竚聆逸

辯不覺寥度形波自餘昏漠得聞寫送輕快
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爲心言問所
流惟存贊悅不及其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
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寺帝深悼惜贈榮顯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

論以抗事第十九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
佛法恒加訕謗與傅奕脣齒結構誅剪釋宗
卿著十異九迷論喜著顯正論仍託傅氏上
聞天聽孟春下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

聖八

十

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無
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不久震方出帝
氣浸廓清太宗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
赦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法琳前造
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斯論猶未筆削乃因

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一乘八卷綸綜
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布露惟遠顏川陳
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宇爲之注解并序由
來文多不載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第二十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僧中先有與黃巾論
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
釋迦貽神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沒引之迹
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
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

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亨育故能經邦致治
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
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
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
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
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
望六十一
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
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
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而賴無爲之
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

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敷反本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上其表畧云僧某等言某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

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裳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湯行章句從漢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教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眞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

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
本宣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
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
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
壁八

十二

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

彌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
攝論俱含自受具已後嚴策形心衣鉢自隨
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
難鍵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
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爲

幕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衆中大哭云
雅是魔賊撮而歛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
因周行講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
下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在僧
前實攜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

隨願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明詔
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
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
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重身輕聖何名
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彎弓箭

下可選地邪住須量處省事爲要言已卒寺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二十一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

聖人

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

十三

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

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華假近開遠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

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銜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旣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座如

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
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
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
者心在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教無諍法
師何以構斯諍淨啓令曰如來在日已有斯
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
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等佛爲通曰
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
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
無諍也于時皇儲誥祭酒曰君旣譏說真爲

道黨淨曰嘗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
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躍今日不圖法樂以
至於斯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矚斯
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
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爲普光
暨八
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
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淨本趙郡
房氏即隋國子博士微遠之猶子也家代儒
宗流畧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卓朗文雄機
論標放乘時構采少出家遊學二河不專師

傳於大小乘探赜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
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
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讎校
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爲敘述古來詩
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羣髦重其慧悟服其
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宋以下逮于
皇運編爲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
舍毘曇大莊嚴咸爲著疏合三十一卷法華
已下行用諸要亦續疏今成誦之注經集論
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

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僚宋預聽法筵日下
當時以爲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
通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駕所以吹薰易發
先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
几談寫敘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
壁八
疾甚無計可投承間病是著因因當捨著遂
召五衆一切都捨夜覺有間曉又重發依前
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
有爲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
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今淨悟之任時

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
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咎前人
共代即目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
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兩首

第二十二

太子中舍辛諱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
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
諱必辟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
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

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爻輞理跨聯
環幽難勑以縱橫掞藻紛其駭驛非夫哲士
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
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
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
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知覺若非勝因
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
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畧陳梗槩若乃問同
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
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問一則不得答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

暨人

十六

施厲泥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於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諱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鶠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其大小彭殤均其壽夭達楹亂其橫豎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爰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尅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待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尅而難功是

則生滅破彼斷常因果顯其中觀斯寔莊釋
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鳬截鶴庸詎真如蟲化蜂飛何居弱
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
分已定二鳥不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
第七
待而飛化然則事象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
士淪惑固息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
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
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徒是寄希能

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鑑然願詳金牒於是辛
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有遠問舍人者曾讀
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
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
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羣生各解之說
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
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
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
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

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即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喻尺鷁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馮緡尅而方研乘

因趣果藉薰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闡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海更覩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十八

求前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顥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王謐郗超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

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干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二

十三

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諸威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謗訕皇宗罪當罔上太宗聞之便下勅沙汰僧尼貌減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省州縣官

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在衆僧宜依遺教
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
及即詣公庭輕生受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
繼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
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
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已毀我祖禰謗讟我
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
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雖有宗廟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
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後雖

親有罪必罰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
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怒已
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吾師名佛佛者覺一
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
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
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
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
畧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
毀家國自後辯對三十餘例具狀奏聞勅云
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

刃不傷且放七月令爾念之試及刑期能無
傷不琳外縶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惟祈
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影勇橫逸曾懷頓亡
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
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三不琳答曰自隋季
擾攘四海沸騰毒疫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
伐各擅兵威臣妾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
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寔觀音
之力感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
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勅詔書侍御韋悰問
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
琳答伏聞觀音聖鑒陳形六道上天下地皆
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
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
經即是觀音旣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
且琳著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
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
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以狀奏聞
遂不加罪下勅徙于益部僧寺于時朝廷上

晚可謂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下知英構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陳俗
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冲虛之迹斯闡玄
風既播無爲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

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解醫方薄闋祝禁親
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

卷八
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
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太
福寺于時僧衆並出虞候遠闕勅召大德五
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淚乃手製願文曰
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微在慮斯原不
殄至教或虧請置嚴科以懲姪侈有勅追入
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
福寺于時僧衆並出虞候遠闕勅召大德五
十四

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太
福寺于時僧衆並出虞候遠闕勅召大德五
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淚乃手製願文曰
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菩薩
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
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

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讐讐早
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
崩心永無逮及號天躡地何所厝身歲月不
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養已絕
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
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并施淨財
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爲先靈願心悟無爲
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
殿遊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嘗食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帝

謂僧曰比以老君是_甲先宗尊祖重親有生
之本故令在前師等應懷懷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恩重
安心行道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敢懷懷帝
曰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
來何處別造_乙道觀凡有功德並_丙歸寺家國內
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
戰場之地並置佛宇乃至本宅先妣惟置佛
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朕懷
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

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平也僧等起謝帝曰坐此是弟子意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迮狹若爲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
第二十五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爲天子欲爲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

令云道士通三皇者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慧元問有此言不慧元答云此處三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爲之一字聲有

聖

三

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爲國於理不妨臣等以爲慧元所說不乖勸善然聞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家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云依讀三皇經全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以

惑於後勅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于時省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部廳前于尚書試以火焚爇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尚改三皇爲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唐聖帝體其僞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爲長樂經將欲入山巖中于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

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之所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爾制經寫于藏篋無人檢勘誰辯僞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未足觀採至如南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之

太宗詔令奘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覆事第二十六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

脂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道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文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爲梵言我欲見之必道越此從傳通不曉登即下勅令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于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建六別參議詳覈道德奘乃句句披襟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爲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大乘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徃還累日

廿四窮勘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誦寶聖俱靈奘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論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晃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爲本在文雖異
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
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
廿八
何不思奘曰佛教初開深經尚壅老談玄理
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
廿五
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經正論繁
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
只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羣注自餘千卷事
雜符圖蓋張葛之旨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
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

何晏王弼嚴道鍾會顧歡蕭釋盧景裕韋處
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堆
涉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津釋府
將非探曠過度失混沌之寃耶於是諸徒無
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
梵云末伽可以翻度道士等一時舉袂曰道
翻末伽失於古譯古稱菩提此謂爲道未聞
末伽以爲道也奘曰今翻道德奉勑不輕須
覩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云覺末伽言道唐
梵音義確爾難乘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

成英曰佛陀言覺菩提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奘曰傳聞濫真良該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陀西天音此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爲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爲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桎梏指神我爲聖本莫不滯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取笑天下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老經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爲翻度惠彼邊戎

奘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誠爲人同巫覡之淫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關異國有愧卿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曰彼土尚九十六家並狀形骸爲卷六桎梏指神我爲聖本莫不滯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爲笑林奘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

下同僚咸然此遂遂不翻之奘姓陳氏頴川人也後葉居于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徵瀆承西梵學富擅欲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于京邑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貝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來前敬常以翻譯而爲命家今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

廣文如彼自永徽嗣脣屢發深衷降意佛宗
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軌追賢達之行事宋
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
晉氏南遷以釋宗爲命族魏朝北有齊繙黃
而等駕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闡關河語極
淄澗一亂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
里六
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
論辯韜隱顧斯陳迹不逸懷悼致黃巾被責
廿七
緘默當時彼出論場唱言我勝未登席者隨
言信之輒以所聞叙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

譯詞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音釋

疚 救躇尺 尹忸尼 六赦女 板 捲 知闡音
瓊 古回 賽音 浸轔音 現賢冕 讷楚交切
也 讀徒谷 切 痛恨音 量調
讀怨而謗也 憎恨音 量也